

常
万
生
史
传
春
秋
系
列

无 字 陵 碑

常
万
生
著

● 长
春
出
版
社

她的性格如同她陵寝的石碑：高耸、威严、坚硬和未着一毫。她只重权力，不顾亲情；只重今生，不管来世。经过殊死的较量，她夺取了皇后的桂冠；踏过李唐皇族的尸体，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继而，她改唐为周，镇压叛逆，劝课农桑，安边定国，放手招贤，发展文化。五十年，历史书写下一位女皇武则天非凡的业绩。但狭隘和偏执，专制和严酷却使她失去了太多。当晚景的秋风吹落了寝宫前的枯叶，属于她的只有苍寂和悲凉。

297.53
171

常万生史传春秋系列

无字陵碑

常万生 著

长春出版社

无字陵碑

常万生 著

责任编辑:张 樱

封面设计:王国擎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43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8年2月第1版

印张:11.375

1998年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254 000

印数:1-7 000册

ISBN 7-80604-641-0/K·48

定价:17.00元

开篇絮语 | 寻找喧嚣

我供职的这地方挺偏远的。海边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下就是我们。

记得是个初暖还寒的春日，我从一个繁华的省会城市来到这里，一住就是二十年。我们的工作调动简单得很，一纸调令，一次谈话，就唱着“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，哪里需要哪安家”开拔了。初来时最难熬的就是太寂寞，人也陌生，地也陌生，四周静得出奇，连邻近村子大人喊孩子吃饭都听得到。于是便很后悔，想那座城，想那喧嚣的街市，想那喧嚣的人群，还有整天喧嚣个没完的朋友们。并奇异地认为，人这一辈子大概离不开喧嚣，在喧嚣中降生，在喧嚣中离世，其间这几十年也是喧喧嚣嚣的，没有了喧嚣，生命就似乎缺少了躁动，缺少了活力。好在，走不远就是大海，便常去海边，一个人坐在礁石上，听海的喧嚣。大海着实挺有魅力，潮涨潮落，波起浪涌，喧嚣着不息的海声。但久而久之，也便腻了，觉得大海的呼吸一个节奏，闷闷的，像趴在地上的牛在打呼噜。

百无聊赖钻进了图书馆，成天以书为伴，和书对话，正验证了“无聊才读书”那句名言。那时的图书馆没有多

少好看的书，只有《二十四史》还挺有看头，就呆乎乎地一卷一卷地读，像是挺用心似的。有时也觉得好笑：读了十八年书硬是没读够，还有滋有味地自我陶醉，不可思议。

最初迷上古书并没想到自己要写点什么，只是觉得古人写的那些古事挺热闹。一会儿他当了皇帝，信誓旦旦地折腾了一顿，一会儿又被另一个人头破血流地赶了下来；这厢三宫六院地刚安置完毕，又风云突变作鸟兽散，配人的配人，当尼姑的当尼姑，殉葬的殉葬。闹哄哄的臣僚们呢，诛杀了一些，罢免了一些，剩下的又换了一身朝服，改了一下官阶，和新一朝同辈另事新主了。

皇帝们在台上真挺威风，想怎的就怎的，整日里饫甘餍肥，万岁声不绝于耳，但百分之百不能“万岁”。我大体查了一下，从秦汉到明清，二百多个有生卒年可考的皇帝，多一半没活到五十岁，平均年龄还不到四十岁。这是咋回事呢？一是骄奢淫逸太过头，有了病也没人敢给治，闹神闹鬼地请方士，服丹药，自己作践自己。还有很多是为了那把椅子暴死的。从西周至清，正史记载的宫廷政变有一百七十多次，每次都是宫门喋血，人头落地，人皆仰视的御座不知沾染上多少层殷红。朝代的更迭则像一幕幕没完没了的大戏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城头屡换大王旗，你说热闹不热闹，喧嚣不喧嚣？

或许就是因为觉得这喧嚣挺过瘾的，足可排遣寂寞，便没日没夜地读，像街头上看人打架，旁观不怕乱子大。于是又奇异地想，人这生灵可真怪，自己怕担风险，惹麻烦，可对别人的风险和麻烦倒挺感兴趣，难怪古人大兴感叹：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！

有人说，写小说的人良心大大地坏，净拿一些杜撰出

来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折磨人。这话我信。我后来写起史传小说来，便有些居心不良，专给是是非非的人物立传，竭力渲染那些大善大恶、大喜大悲的故事扯别人的肠子。赵武灵王家事不顺，被两个争夺王位的儿子逼进沙丘宫，活活饿死；秦相李斯鄙薄“厕中鼠”的卑微，向往“仓中鼠”的高贵，到头来却被名缰利索缚住了身子，绑赴刑场受斩时连“东门逐兔”都成了奢望；楚霸王项羽为当“万人敌”取代秦王政，锅也砸了，船也沉了，一股劲冲进咸阳城，又血肉横飞地和天敌刘邦斗了两三年，却在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的哀叹声中将一颗漆黑的头颅割进乌江；汉宫艳后赵飞燕美得惊人，也精明得惊人，可一夜秋风昭阳殿，好端端一个美人儿便寻了短见，香消玉殒了。女皇武则天呢，主宰唐朝政五十年，把李家天下翻了个底儿朝上，后来也是众叛亲离，寒屋冷榻，死的时候连个亲人都没有，又因七老八十地养过两个男宠，被后人打到淫荡女人堆儿里，落了个千古淫名。咳，这些故事，真够闹心的，可我偏要点灯熬油地把它们写出来。干啥？希望把我领略的这份喧嚣推荐给世人，让大伙儿也喧嚣一把，借别人的闹心事解自己的闷儿。

读书是领略喧嚣，写书是制造喧嚣，这观点有点歪，似乎把神圣的事给亵渎了，十有八九要通不过。我却难改初衷，整天琢磨着怎样让我的书更多一点喧嚣，变着法儿地把故事闹腾得更好看些。人生在世不容易，还是欢欢乐乐、热热闹闹的好。

写作是件辛苦事，挺难的，这中间没少得到老师、亲友的提携帮助，心里着实感激，时时刻刻念记着。他们是：张笑天、吴枫、赵矢元、左云霖、李勤学……，特别应该提起的是长春出版社杨德宏、王占通等几位领导、责

任编辑张樱，他们的关切和付出，令人感动。

最后，我要寄一份热望给亲爱的读者，希望多挑挑毛病，谢谢啦。

常万生

1997年10月于金州

目 录

引 言 ■ 卢舍那在人间 1

第一章 ■ 家世·童年 4

- 1 富有的“寒人” 4
- 2 着男装的爱女 12
- 3 长安路迢迢 20

第二章 ■ 盛世中的宫廷 28

- 1 武媚娘 28
- 2 面对开放的世界 34
- 3 红颜薄命 41

第三章 ■ 沉浮 49

- 1 感业寺，清冷的钟声 49

- 2 第二次进宫 54
- 3 权臣的心计 60

第四章 为了皇后的桂冠 67

- 1 拜“佛”与求“神” 67
- 2 分庭抗礼 73
- 3 较量 79

第五章 参决朝政 86

- 1 站稳脚跟 86
- 2 籍没三家 92
- 3 “二圣”临朝 97

第六章 走向擅权 104

- 1 一计杀三亲 104
- 2 选择武氏继承人 110
- 3 “建言十二事”和“北门学士” 115

第七章 丈夫和儿子 123

- 1 禅让的悲剧 123
- 2 “瓜熟子离离” 129

3 神都摄政 136

第八章 扬州兵变 143

- 1 皇唐旧臣的怨怒 143
- 2 爱与恨 148
- 3 危险就在身边 155

第九章 反击与警告 161

- 1 平息叛乱 161
- 2 剪除肘腋之患 166
- 3 杀猴给鸡看 173

第十章 踏过李唐皇族的尸体 181

- 1 专制的刀斧 181
- 2 短命的“匡复” 187
- 3 穷追余党 193

第十一章 改唐为周 198

- 1 天的示意与佛的预言 198
- 2 女皇登基 204
- 3 镇压反对者 210

第十二章 借助鹰犬的头颅 215

- 1 三任徐有功 215
- 2 周兴“入瓮” 221
- 3 来俊臣弃市 227

第十三章 培植新王朝的势力 234

- 1 放手招贤 234
- 2 亲内官，重外官 240
- 3 广开言路 248

第十四章 劝课农桑，发展文化 254

- 1 《石淙》诗和均田制 254
- 2 特殊的奖罚 261
- 3 参预朝会，不可无诗 266

第十五章 捍卫疆土 273

- 1 收复安西四镇 273
- 2 再传捷音 280
- 3 为了边疆铁固 284

第十六章 ■ 谁当太子 290

- 1 姑侄之间 290
- 2 召还庐陵王 295
- 3 立下铁券 301

第十七章 ■ 男宠们 308

- 1 一个特殊的僧人 308
- 2 “升仙太子”在控鹤监飞升 315
- 3 鬼神难欺 321

第十八章 ■ 中宗复辟 328

- 1 劾奏难以奏效 328
- 2 迎仙宫迎来了不速之客 335
- 3 女皇之死 341

尾 声 ■ 无字碑 348

引言 | 卢舍那在人间

西依龙门山，东临伊水河，一尊石雕大佛结跏趺坐在奉先寺内。这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造像。通高达十七米，一只耳朵就有一点九米长。那神圣的佛颜须仰视才见，站在她的面前，使你感到人的现实地位的渺小。这座大佛曾遍身贴金，所谓“金身参汉勒”，便是描绘她金光闪烁的高大身躯直接霄汉的雄伟气势。她的身下是八角形束腰莲花弥座，佛座上的龕记向人们显示：她的梵文名字叫卢舍那，雕凿于唐高宗初年，历时十五年方毕其工。

卢舍那译为“净满”，其意是“诸恶都尽”、“众德悉备”。整个形象给人以神秘、庄严的感觉：她笑意微露，慈祥外溢，双目稍向下视，嘴角轻轻闭合，既蕴含着佛的慈悲，又显露着主宰一切的威严。她像是以神的睿智讲述着佛国的秘密，又像是以佛的法力指点迷津，普度众生。她的两侧侍立着迦叶、阿难两位弟子。迦叶严谨持重，是传说中佛教第一次集结的召集人；阿难憨厚和悦，是佛经中那个长于记忆的释迦牟尼的堂弟。二弟子身边是两个菩萨，她们衣着华丽，体形娇娆，神态平静安详，与其侧那单臂托塔、脚踏小鬼的天王和刚强暴躁、待扑欲击的力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活现的石佛展示出佛国天堂的盛景，

空寂的石洞罩上了神秘的光环。

假如你没有佛教徒的虔诚，假如你不是想乞求神灵的福佑，你会觉得这一尊尊造像并非是充满灵气的佛身，而是古代社会中众多人物的塑形。你看，那高高在上的卢舍那多像是金殿御座上的帝王？那文静温顺的菩萨多像是智慧的文臣和美艳的妃嫔？那盔甲严整的天王，蹙眉怒目的力士则有将军之雄风，武将之骁勇。他们仿佛时刻都会离开寂寞的佛龛，回到真实的人间。他们是佛化了的人，穿着佛衣的君臣妃嫔。这里并非只有佛场的神圣，也有宫廷的威仪；它们不唯贪恋礼佛者的香火，也在注目着人间的沧桑。古代艺匠的雕凿技艺令人惊叹，超世绝群的鬼斧神工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石刻的宫廷。

是的，卢舍那有生命，卢舍那在人间。世上久已盛传：她是一个帝王的造像，一个在古代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的女皇的化身。她叫武曩，又名武则天，曾自加尊号为：越古金轮神圣皇帝。

有人曾把明代画家所画武则天像同卢舍那作了一个比较。发现，二者一样的丰颐秀目，一样的雅丽端庄，似本于同一形象，如描摹同一面目。史书上的记载也与之大致相符。《通鉴》称：武后女太平公主“方额广颐，多权略，太后以为类己”。《唐书》载：武后幼年，“龙睛凤颈”，长成以“美容止”闻于朝廷，以其迷人的妩媚赢得了李世民、李治父子的宠幸。

更惹人留意的是，卢舍那石像那难以言说的微笑。它既有温雅的柔情，又有果敢和坚毅；既洋溢着慈爱，又深潜着冷峻；既使人感到亲切，又令人敬畏。这微笑显露出卢舍那大佛的性格特征，也使我们看到了女皇武则天的影子。

还有两件事对于我们探索石像和女皇的联系很有助益。一件是，咸亨三年（公元672年），武则天曾出“脂粉钱二万贯”资助奉先寺的修建。这笔不小的经费为这一巨大工程提供了有力的帮助。还有一件就是武则天巡幸龙门的记载。这是在她称帝后的一年春天，她率领宫人百官浩浩荡荡地来到龙门。燃香烛于松林之下，列百官于伊水之滨。武则天端坐在香山寺望春宫，面对龙门山的神龛大佛，一边顶礼膜拜，一边令众臣大作颂诗。聪明的臣子竞献诗才，赞颂以周代唐是万物更新，践位称帝是顺天应人。女皇心花怒放，以锦袍相赠。此刻，东山的女皇与西山的石佛隔水相望，没有生命的卢舍那与雄心勃勃的武则天形成了和谐的统一。神，注入了人的意志；人，罩上了神的灵光。匍匐于山下的大周臣民向石佛、向女皇，同时献上了佛教徒般的赤诚。

或许，把石雕像与封建帝王相提并论有失科学。因为它毕竟是一件艺术品，一个经艺匠们精心塑造的典型形象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造像。但是，俗言俚语并非都无根据，卢舍那以武则天为模特儿完全可能。历代封建帝王哪一个不想给自己蒙上神秘的外衣，以神授皇权来君临天下呢？

好了，我们还是离开这佛国圣地，告别这位天堂主角，回到大唐的历史中吧，去探寻人间卢舍那——女皇武则天的足迹，去纵览她五十年间不寻常的经历……

第一章 家世·童年

1 富有的“寒人”

自从东汉以来，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，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，称之为门阀制度或士族制度。这种制度以家世名声作为衡量人的身份的最高标准，按门第高下区别不同的地位。那些祖辈有人做过大官、名望很高而且世代高官的人被列为士族，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上层。另一些人，属于地主阶级中、下层的那部分人，因为祖上无德，没人做过大官，或者不是高官传世，则被列为庶族，或称寒族、寒人。

切莫低估了这士庶之别。他们有如泾渭之分明，宛若重天之相隔。士族可以广占田园，可以垄断山泽，可以拥有大量的奴客家兵，可以世袭他们祖辈的高官厚禄。而那些寒人则很少有机会在政治上大显身手，他们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便命定断绝了仕途之路。

西晋统一后，曾颁布过一项叫做“户调式”的法令，规定可以按官品高低占田、荫族、荫客，士人子孙做不做

官都可以享受特权。在这之前，曹魏时期有九品官人法（也称九品中正制），朝廷在各州郡设立“中正”官，负责察访本州郡的士人，根据其祖先做官情况，分别评定为九个等级，称作九品，然后向吏部推荐，吏部依品授官，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。这种制度使寒族出身的人士难以企及高职，徒作望洋之叹。而那些士族子弟，在孩童时便可凭着祖上资荫毫不费力地晋身公卿，坐享其成地得到世传的丰厚祖产。当时，有一句谚语说得很妙：“上车不落则著作，体中何如则秘书。”意思是说，那些士族子弟生下来后，只要到了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，只要会写几句问候的话便可以得到著作郎或秘书郎这样的官。《抱朴子》外篇《崇教》也有相似的记载。说，王公子弟生在深宫之中，长在妇人之手，在襁褓里就加赠青紫之官，方胜衣冠则登清显之位。南北朝时人颜之推对士族的情况更熟悉，他在《颜氏家训》中描述道：这些纨绔子弟多不学无术，对享受却很内行。他们一个个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戴大帽子，穿高跟鞋，从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他们请人作文赋诗，考试求职位也雇人代笔。有的士大夫从未见过马，闹出以马为虎的笑话。然而，就是这些人却可得以混迹于官场，甚至出现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。

东晋是士族制度的鼎盛时期。进入南北朝后逐渐衰落，唐中叶时已是“衣冠之族，日失其序，姻娅沦杂，罔计厮庶”了。世家大族失去了昔日的威风，士庶的鸿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复存在。

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第不算显赫高贵。尽管她的远祖武儒在西汉时曾封梁邹侯，武儒之子最、孙婴齐、重孙山柎都世袭了这一爵位，武儒的后代、直到武则天的高祖居